

自卑不是謙虛，卻與自負有著密切聯繫。它們兄弟二個誰先誰後很難說，比做學生更貼切。自負的人做事不踏實，自以為是，總想壓倒別人，處處顯示自己。這種人看上去高傲自大，其實內中空虛，非常脆弱，一旦遇到挫折，便一蹶不振，自暴自棄。由於失去了滿足強烈自尊的市場，便很容易走入另一極端——自卑。

與謙虛者的大智若愚，不愛張揚相比，自卑的人一旦做出一點成績，便迫不及待的讓人知道，顯示自己的實力，滿足自己的自尊心，這時的自卑急速的轉為自負。

由於自卑者太在乎自己，太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，因此，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而易做出不理智或偏激的決策。自卑者經不起失敗，一旦陷入困境，便進入了一個死亡性的惡性循環。越自卑，越沒有信心，越沒有信心，感到自己越無能，無能感越強烈，自卑感就更加死死地籠罩著他。這時，他看到的世界越來越小，小到只有他自己，到最後，只有消極的苟且偷安。說到底，自卑還是因為太在乎自己造成的。

難道人不需要在乎自己嗎？需要，但凡事不要過分。記得有一位老母親去參加聚會，在家裡選衣服，問兒子哪件更好看，兒子開始慢不經心的應付著，後來不耐煩了，說了一句：「媽，說真的，您穿哪件都一樣，沒有人會在意您。」事實是這樣的，想一想，世上的人，誰會特別在意別人的穿著呢？除非你的所做所為影響了他人，或善或惡，或同情或傷害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什麼能真正的引起人的在意呢？

不管自負或自卑，都是氣質中有危害的因素，如果想改變，那就先把「自己」放下，去關心一下別人。當你真正的為他人著想的時候，才會受到別人由衷的尊敬和愛戴，到那時，你也不會在意別人說你什麼了，因為你已經跳出了個人的小圈子，你已經能夠理智的，按照你的原則去做事了。

潺潺溪流門前過

顏福南

過慣了台北車水馬龍的日子，搬來台中幽靜的鄉下，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。充斥耳邊的不是轟隆轟隆的引擎聲，不是忙碌的蹙音，而是潺潺的小溪輕唱，落葉翩翩點綴，好像走入一幅圖畫。

水遠遠的流過來，蜿蜒成一條細細的溪流，好像母親伸出柔軟的手，輕輕拍撫著農田和果園。溪流的上游，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白色的野薑花，一頭老牛靜靜的躺在河邊，不久野薑花飛上了牛背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白鷺鷥。更多的白鷺鷥飛來了，低低的，遠遠望去好像長了翅膀的野薑花。

靜靜的溪水好像O的果凍，水面上倒映著樹和山，藍藍的影子是夾心果粒，這是夏天最清涼的薄荷口味。附近的孩子喜歡在溪邊扮家家酒，他們巧妙的把青草綴成一條項鍊，柳枝彎成小小的拱門，牽牛花是新娘的捧花，快快樂樂的在溪邊拜堂辦喜事。這些遊戲一代傳一代，從來不用口語相傳，溪邊是童年織夢的舞台。

溪水愛唱歌。清晨露水未乾，初醒的夜間上點點圓露，輕輕走過，總有一兩個露了的音符掉入溪裡，當麻雀在電線杆上唱著五線譜時，一滴兩滴的露水也喚醒了溪水潺潺的歌聲，多嘴的風也來湊熱鬧，穿梭在溪邊林間，紛紛落下的竹葉是觀眾的掌聲，好一場美妙的演奏。

太陽露出了笑臉，當他的足跡停留在水面時，風也停止了，所有的花兒、小草都靜悄悄的，等著讓陽光染紅他們的小臉，於是，每一天溪邊都會長出更多璀璨的紅花綠葉。陽光慢慢吻遍溪邊每一個角落，花兒的笑容更加燦爛，水草悠閒的躺在河面享受日光浴，陽光穿越溪水，一閃一閃的波光似魚鱗，哇！魚兒游來了，他們快樂的成群結隊和太陽約會。

我最喜歡黃昏時到溪邊，太陽的餘暉把溪水染成金黃色的絲帶。我坐了下來，靜靜的看著天空飛舞的燕子，沒有人知道，我是一隻自由自在的鳥兒，馳騁在自己想像的天空。

春

朱自清

盼望著，盼望著，東風來了，春天的腳步近了。

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，欣欣然張開了眼。山朗潤起來了，水長起來了，太陽的臉紅起來了。

小草偷偷地從土裏鑽出來，嫩嫩的，綠綠的。園子裏，田野裏，瞧去，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。坐著，躺著，打兩個滾，踢幾腳球，賽幾趟跑，捉幾回迷藏。風輕悄悄的，草綿軟軟的。

桃樹、杏樹、梨樹，你不讓我，我不讓你，都開滿了花趕趟兒。紅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。花裏帶著甜味，閉了眼，樹上彷彿已經滿是桃兒、杏兒、梨兒！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著，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。野花遍地是：雜樣兒，有名字的，沒名字的，散在草叢裏，像眼睛，像星星，還眨呀眨的。

「吹面不寒楊柳風」，不錯的，像母親的手撫摸著你。風裏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，混著青草味，還有各種花的香，都在微微潤溼的空氣裏醞釀。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，高興起來了，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，唱出宛轉的曲子，與輕風流水應和著。牛背上牧童的短笛，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。

雨是最尋常的，一下就是三兩天。可別惱，看，像牛毛，像花針，像細絲，密密地斜織著，人家屋頂上全籠著一層薄煙。樹葉子卻綠得發亮，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。傍晚時候，上燈了，一點點黃暈的光，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。鄉下去，小路上，石橋邊，撐起傘慢慢走著的人；還有地裏工作的農夫，披著蓑，戴著笠的。他們的草屋，稀稀疏疏的在雨裏靜默著。

天上風箏漸漸多了，地上孩子也多了。城裏鄉下，家家戶戶，老老小小，他們也趕趟兒似的，一個個都出來了。舒活舒活筋骨，抖擻抖擻精神，各做各的一份事去。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；剛起頭兒，有的是工夫，有的是希望。

春天像剛落地的娃娃，從頭到腳都是新的，它生長著。

春天像小姑娘，花枝招展的，笑著，走著。春天像健壯的青年，有鐵一般的胳膊和腰腳，他領著我們上前去。

小著自己的小

蕭蕭

車子走在仰德大道上，我們很清楚我們仍然在一個城市裡：路直直而上，好像要去瞻望古聖先賢，孔丘與顏回，車子匆匆急急，好像逆向而分明的兩條水，涇與渭。這是一個大都城才有的寬闊，大都城才有的流水。等到車子轉入巴拉卡公路，我們才敢於卸下屬於大都城才有的慌急與污穢。

步行進入蝴蝶花廊時，白雲在面天山那邊，有時像一條圍巾，隨意圍著灑灑與寧謐；有時又散成如蘭的氣，不知道在誰的口中吞吞吐吐來去；有時一揮（也不知道是誰那麼一揮），又成一幅紗縵，把人語與蛙鳴隔離，把此刻與過去隔離，把聽覺與視覺隔離；我們終於確信：人也不過是山中會動的草木而已，煙嵐不怕你，蟾蜍不怕你，橫空而來的樹枝當然也不怕你。

我們向夜色走去，夜色又從後面緊追不停。我們舉起手電筒向黑夜要一個直筒的洞，黑夜卻給我們許多不規則的驚喜。

在黑夜裡的大屯山，我們的眼睛不一定看得更多，可是，我們的心卻彷彿更開闊，彷彿可以感知蟲為什麼而吟，雲為什麼而起，心為什麼想靠近天邊的那顆星。

對於山與夜，多少我們都有一些敬畏的心，在黑夜裏的大屯山，我們小心地踩踏，小心地喧嘩，惟恐驚擾了夜之神、山之靈。

忽然，有人驚叫：「螢火蟲！」「在那，在那！」「在哪？」「啊！我看到了，綠光耶！」

巨大的大屯山，無邊的寂，卻因為兩隻小小螢火蟲，又活了起來，大家爭著靠近螢火蟲，追索綠光，十二歲的孩子說他第一次看到螢火蟲，「真的提燈籠耶！」

這樣的興奮，令人心疼。

偉人一樣，宏壯的大屯，篤定、深沉，卻因為小小的螢火蟲而有了不同的生氣，不同的靈魂。小小螢火蟲，讓我們一群夜遊的大人、小孩一路喧嘩到二子坪，抬頭一望，疏疏落落十幾顆星，還以為是螢火蟲飛上了天，在那兒眨巴眨巴地眨著眼睛。

小小螢火蟲不也帶來了大屯山所不能釀造的歡欣？

小小螢火蟲，小著自己的小，所以亮著自己的亮，神著自己的神。

白雲天

蕭蕭

我們不會畫畫，所以我們都很好奇，畫家的第一筆到底畫在那裡？

面對一張白紙，就我們來說，好像面對一片廣漠的荒野，我到底要如何舉起左腳或右腳，這一腳到底要輕輕或者重重放在何處？實在是頗費思量。一張白紙，比一片荒野還荒，荒野上還可能有些自生自滅的植物、屍骸、岩塊、灰塵，任我們的心神去依附、去延伸、去聯綴；一片茫茫的虛空卻以無限的寂靜回望我，那樣的寂靜，即使傾一生所有的銳氣盡力一呼，也聽不到回聲，聽不到回聲的一張無辜的白紙，著實令人恐慌。

面對空，

真的不知道如何著色。

面對無，

恐怕也不知道如何著力。

每次望著遠天，天只是一逕藍著他的藍，我免不了會問自己：這時，畫家的第一筆到底要畫上什麼？

如果是我，也許就是幾片薄薄的雲，隨意飄著，無心無肝地飄著，閒閒，飄著。這樣的藍天，似乎就有了一息生意。淡淡的白雲天，彷彿才是真實的人生。既是明鏡，總要惹些塵埃啊！

在開往輔大的校車上，潔白的椅套總印著這樣的句子：「讓陽光普照你所有的日子，讓花朵開滿你人生的旅程。」是這樣嗎？人生需要陽光照耀每個日子嗎？如果每天都是晴好的日子，生命又從何獲得滋潤？開這樣的口，發這樣的大願，若是遇到陰雨的日子不就有了挫折感，這時又該如何自適、如何自處？我倒希望心中的天不必一逕藍著他的藍，隨意飄著一些薄薄的白雲！或者厚厚的白雲吧！反而更自在些，更真實一點。

就像一張畫紙，如果已經有了幾筆色彩，即使稚嫩些，我們也就可以勇敢地塗抹了！否則，白紙永遠是白紙，不跨出那一步，人生只是不添鹽的水，距離湯的美味還很遙遠哪！

能想像只是純純的藍沒有一絲浪花的海嗎？

人生以快樂為目的

吳淡如

討好別人，使你找不到自己生命的真正指標。著名的心理學家容格曾經如此分析：

「我的病人之中有三分之一以上，在醫學上找不到任何病因，他們只是找不到自己生命的意義，拼命自憐而已。」

我們該自愛，但自憐可就不是好東西；該對別人好，但一味討好，恐怕沒有人認為該真正尊敬你。

我少年時期，就認識一個非常在乎別人看法的人。那時候我很喜歡在星期天上教堂，因為教堂的音樂總使我心情舒爽。但這傢伙未免有點討厭，他雖然眉清目秀，待人也非常客氣，卻總是每隔幾個禮拜，就要發給同年齡的人一份問卷。你會給我打幾分？你認為我的優點是什麼？有哪些缺點值得改進？

這人勇於自我檢討的精神也許值得嘉獎，但他看見問卷回籠後，卻屢屢變得更不快樂。試想，別人在白紙黑字上誠實的寫下你的缺點，除非聖賢，誰會真的開心？

看過他那麼不開心之後，過幾個禮拜，他再發問卷給我，我乾脆昧著良心給他一百分，缺點欄下填：無！

沒想到他並不因此而高興，他把我拉到一旁，指責我不是個誠實的朋友：「我從妳的眼神中可以看出，妳並不認為我十全十美，既然這樣，妳為什麼口是心非的給我一百分？」

「因為你實在很煩！」年輕氣盛的我，衝口而出。

這時，牧師走了過來，聽了我們的爭執之後，微笑的對他說出一句妙語：

「下一次，不要再麻煩你的朋友為你打分數，請上帝為你打分數吧！」

是的，就讓我們心中的上帝為我們的表現打分數，何必斤斤計較別人給你幾分呢？